
马拉喀什 — ICANN 董事会和 ASO/NRO 联合会议
欧洲西部时间 2016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 — 8:30 至 9:30
第 55 届 ICANN 会议|摩洛哥马拉喀什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选区日，董事会将与多个不同的小组召开会议。我们实际上不会与每个人会面。我们获得特权与你们所有人一起开始讨论。

你们是谁？噢，对，是 ASO。

[笑声]

史蒂夫·克罗克:

我们的总体风格是 — 我想说固定的两点。一是我们在这儿主要是倾听。既然如此，我认为我们想要就几件事提出一些问题，但我们的主要兴趣还是听取您们的想法。

二是我们尝试使这些讨论变得有意义和有实质，而不仅仅是例行陈述我们有多棒以及我们都做了哪些伟大的工作。

让我们来探讨哪里需要采取行动，问题是什么，将它们提出来并进行一些坦诚和坦率的讨论，以便以有意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会议，奥斯卡 (Oscar)，交给你了。

注：下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奥斯卡·罗伯斯

(OSCAR ROBLES):

谢谢，史蒂夫。感谢大家出席这次会议。

我想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自己，认识参加讨论的每一个人。
你们同意这么做吗？

史蒂夫·克罗克:

当然。

奥斯卡·罗伯斯:

那么我们马上开始 — 保罗 (Paul)，您想做个自我介绍吗？

保罗·威尔逊

(PAUL WILSON):

我是保罗·威尔逊。我是 APNIC，即亚太地区 IP 地址注册管理机构的主管。我也是 NRO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我参与移交流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从 20 年前就开始了。

[笑声]

保罗·威尔逊:

但在最近，我作为被 NRO 选派到 ICG 的代表之一，帮助编制第一份重要报告，ICG IANA 移交 — 管理权移交提案。谢谢。
这就是我的介绍。

瑞姆科·范·莫克 (REMCO van MOOK): 早上好。我是瑞姆科·范·莫克。我是 RIPE NCC 的执行委员会成员。

阿克塞尔·鲍里克 (AXEL PAWLIK): 早上好。我是阿克塞尔·鲍里克，RIPE NCC 的总经理和 NRO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叫谢琳·查拉比，是董事会成员。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我叫罗恩·达席尔瓦，也是董事会成员。

努拉尼·宁普诺 (NURANI NIMPUNO): 我是努拉尼·宁普诺，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提案整合小组副主席，负责号码社群的 IANA 移交提案，我也是 ASO 地址理事会的成员。

约翰·柯伦 (JOHN CURRAN): 我是约翰·柯伦，ARIN（即美洲互联网号码注册管理机构）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也是 NRO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奥斯卡·罗伯斯： 我是奥斯卡·罗伯斯，LACNIC 的首席执行官以及 2016 年度 NRO 执行委员会主席。

史蒂夫·克罗克： 我是史蒂夫·克罗克，ICANN 董事会的主席。

让我顺便也提一下，吴国维 (Kuo-Wei) 先生未能参加这次会议，对此他深表遗憾，但他非常活跃 — 他代表你们以及整个 ICANN。

是不是每个人都要介绍呢，你们怎么安排？

但无论如何，我只想提到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董事会成员在场。实际上我可以看到他们坐在第一排。好的。谢谢。

奥谷泉 (IZUMI OKUTANI)： 我是奥谷泉，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提案整合小组主席，与努拉尼一起负责编制号码社群提案。

艾伦·巴雷特
(ALAN BARRETT)： 我是艾伦·巴雷特，AfrinIC (即为非洲提供服务的 RIR) 的首席执行官。我也是 ICG 成员。在那之前，我是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提案整合小组的成员，但现在不是了。

史蒂夫·克罗克： 好吧，我不想用光我们的时间，程序上我再说一下，我看到那边有一、二、三、四、五 — 五位董事会成员。有漏掉的吗？噢，阿莎 (Asha) 坐在第二排。哦，第二排全都是。所以我们有大约 10 位董事会成员坐在这儿。就今天早上的这个小时来说，董事会代表已经充分适当了。

[笑声]

史蒂夫·克罗克： 好的。这儿还有三位。好的。那么我们开始讨论了。

奥斯卡·罗伯斯： 太好了。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这儿还有拉姆 (Ram)。

奥斯卡·罗伯斯： 谢谢！好吧，我们有一个议程，但在我们草拟该议程时，我们为这次会议设想了不同的背景。我们以为会在一个小会议室中进行，而不是这个巨大的主会议室。

基本上，我们三个主题。四个主题。

当然，第一个与我们最相关，涉及 IANA 管理权移交，具体涉及号码提案的实施以及与 SLA 批准、SLA 流程等有关的所有事项。

第二个主题与你们的新首席执行官叶然 (Goran) 和他的培训期有关，我们如何改进该培训期从而有益于相互理解，而不仅仅是增进对我们社群的理解。

第三个问题与你们的关切有关。你们发来了一些问题 — 或涉及从 ASO 任命成员到董事会的流程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时间讨论这些问题。

最后是 ASO 政策更新，让我们看看是否能够讨论这些主题。

从第一个主题开始，与移交有关，我前面提到我们的主要兴趣是阐明我们对 SLA 的看法。

昨天，我们提到 SLA 必须被视为移交的一个准备，它必须被认真地看作是一个先决条件然后才能继续，我们想让大家了解我们对此的看法，所以我将有请我的同事们更具体地谈一下这个流程。

我不知道有没有 NRO 执行委员会成员想简单地谈一下这一方面。

约翰？

约翰·柯伦：

我们想知道 ICANN 董事会对移交的实施时间表的看法。

就是说，在董事会发送给 NTIA 之前需要采取一些步骤。在移交的同时也要采取一些步骤。移交之后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完成这些步骤，但我认为这取决于我们问谁，关于如何安排这些步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史蒂夫·克罗克： 我们为什么不弄明白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回答，然后再告诉你们将由谁回答呢。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 没有人会取笑你。

约翰·柯伦： 如果我们的 SLA 工作组能够拿出一个副本，我们会给你一支笔，史蒂夫，那就是我们想要的。

史蒂夫·克罗克： 好的。所以你们的问题是 — 我们有一大堆细碎的琐事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简单的部分是，在我们拿到提案时，我们自信能够非常迅速地转交给 NTIA。

那之后的步骤才更有趣。基本上，要同时进行两件事。政府，就 NTIA 而言，处在该流程的前端，但还要考虑在幕后进行的很多事情，然后才能回答说，“是的，如果所有这些事都做了，那就太好了。”

但同时，他们也想看到我们真正地实施关键部分，即章程和一些其他实施事项。

实际上我们昨晚进行了一次会议，谢林 (Cherine)，您是这次会议的核心人物。克里斯 (Chris)，您是这次会议的核心人物。您为什么不谈一下更多细节。实际上，完成这些关键部分的时间表已经非常非常紧凑了。

关于 SLA，我将详细地说一下，要完成所有的琐事是很复杂的，对此的要求是我们不能在合同到期之前签字并实施，但我们可以承诺一定会完成。

这就涉及到一点点的信任问题，但大部分可以通过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安排，并按特定的顺序进行。

奥斯卡·罗伯斯：

谢谢！

（关掉麦克风。）

史蒂夫·克罗克：

还有布鲁斯 (Bruce)。大家好。早上好。

奥斯卡·罗伯斯：

约翰，在您开始之前，让我谈谈这一点。那正好是我们关切的部分，为了完成所有这些步骤，我们必须做很多事，有些事可能不受我们的控制。

例如，NTIA 做某件事的意愿，那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但有些事实际上是在我们控制范围内的，昨天工作人员说 — ICANN 工作人员提到了大致的实施时间表，他们使用了“SLA 批准后的公共评议期”的措辞。

那是你们能够控制的事，在那方面，我想听听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提案整合小组怎么说，他们提出了所有这些原则以及 SLA 的依据，我们必须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在开放的流程中完成，包括多个 [原文如此] 评议期流程，我们希望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公共评议期。

那么 —

史蒂夫·克罗克： 我懂了。

奥斯卡·罗伯斯： 有请约翰，然后是和泉 (Izumi)。

约翰·柯伦： 史蒂夫，我想您已指出实施需要与章程和一些其他关键要素同时进行，我认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关键要素的列表。我们想看看那是什么。

显然对于我们社群而言，IANA 号码服务的服务水平协议是一个关键要素，我们期望将它加在那个列表上，我认为还不清楚 —

列表上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那或许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事情，因为我们并没有很多关于实际上已经计划的事项的文件。

史蒂夫·克罗克： 好的。实际上我和你们强调了很多，我应该能够看到尽可能多的为文件，但是 —

我却获得了相互矛盾的提议 —

谢林·查拉比： 史蒂夫，我已经获得了想发言的所有董事会成员的顺序，我们不妨从迈克 (Mike)、布鲁斯开始，接着由我发表意见，之后是埃里克 (Erika)，然后是我自己。可以吗？

史蒂夫·克罗克： 开始吧。

谢林·查拉比： 迈克。

（关掉麦克风。）

谢林·查拉比： 好吧。布鲁斯，那么由你开始。大家 —

布鲁斯·托金

(Bruce Tonkin): 谢谢你，谢林。

您问的问题非常好。我想这周我们正处在尝试准备好提案发送给 NTIA 和让每个小组签核然后开始制定我们年底前的有效工作计划之间的过渡期。

正如史蒂夫所说，昨晚我们进行了一些讨论，尝试在白板上描绘这方面的很多细节。或者说是活动挂图。

其中一项任务是由员工在活动挂图上写下内容，以便我们可以与你们分享，但我将大致向你们介绍一下，那或许会有所帮助。

一方面是我们希望在本周结束前 — 3 月 10 日 — 我们有一个连接 ICG 报告、CCWG 报告的提案，并由董事会做出决议予以支持以便我们可以发送给 NTIA。那就开始了一个流程。

接着，我们将花大概四周的时间拟写章程以纳入所有相关材料。那可能要到四月中旬了。

之后会公布这些章程以征询公众意见。所以要公布以征询公众意见的是章程。

同时，到六月初或五月底的时候，董事会预计会签核这些章程，从根本上说是批准章程。

在同一时间，NTIA 会审核我们提供的所有信息，他们也会审核章程，看章程是否符合我们在提案中提议的内容。

所以大概到六月中旬时，NTIA 会发布一个报告说，“我们对提案没有意见了，我们同意章程了。”

在那时，我们可以开始签署协议，确切说是在六月底；在六月和八月期间，我们必须在美国政府决定不对合同续期（目前于九月份到期）之前完成所有必需的实施琐事。

他们需要在八月前做出合同是否应该延长或续期的决定，所以我们必须在八月前完成所有实施事项。你们知道，能提前最好。

关于签署协议，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六月中旬收到 NTIA 的报告后立即签署该协议。

鉴于协议本身有一个较长的公共评议期，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协议征询公众意见，但我们可以公布章程以征询公众意见。

这样解释有用吗？

我们将在一页纸上给你们描绘出来，但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昨晚提出的，只是一个计划。

史蒂夫·克罗克：

布鲁斯，直截了当地说问题是：是否会公布 SLA 以征询公众意见？如果会，那为什么，因为协议自己的流程中已经征询了很多公众意见。通过、履行协议等的顺序是什么？该如何安排时间？在这个时候我们对此了解多少？

布鲁斯·托金：

是的。我可以想象 — 我的理解是这周还会进行一些讨论，一旦双方都有效地同意合同，我们就可以公布以征求信息，但是

我不会 — 假定您所在社群可能会同意该协议的所有条款，但在六月底之前我们不会签署该协议，因为 NTIA 要求我们不要进行假设。我们仍然需要让它们经过相关流程，然后才能说，“是的，我们对这次移交很满意。”

阿克兰·阿特拉

(Akram Atallah):

抱歉。我只想澄清一下。他们要求征询公众意见的原因是，我们的计划是真正地最终确定 SLA 并进行公布以征询公众意见。

如果董事会认为社群没有必要看最终的 SLA，那么我们可以决定不公布以征询公众意见。但计划是进行公布以征询公众意见，我们觉得我们有时间征询公众意见然后才可以签字。那就是我们的计划。

布鲁斯·托金:

是的。我是说，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公布，阿克兰 —

阿克兰·阿特拉:

是的，那是当然。

布鲁斯·托金:

问题是我们要经过正式的公共评议期，还是只公布文件。

阿克兰·阿特拉： 是的。

布鲁斯·托金： 但是，我认为与该社群的讨论是你们认为是否需要。

阿克兰·阿特拉： 是的。

奥斯卡·罗伯斯： 谢谢！谷泉？

奥谷泉： 谢谢！我是奥谷泉，我代表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提案整合小组发言。

所以这是对时间表的说明，这对我来说很新鲜，布鲁斯结合 CCWG 流程进行了清晰地阐述，这很有帮助。

我想请求或许由 RIR 和 ICANN 提出一个他们双方都同意的时间表，因为我们的全球列表上有一项请求是澄清总体的时间表 — 关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确定 SLA 的最终版本、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签字，它何时开始生效。

我只想与你们分享，我的理解和期望是我们实际上同意 ASO 就 SLA 的时间发表的少数人群言论，所以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提案整合小组实际上希望确定

SLA 的时间与加强 ICANN 问责制 CCWG 实施章程更改的时间相同，因为这等同于问责制机制，那就是我们的期望。

我相信 RIR 和 ICANN 将会继续讨论以提出他们都同意的时间表。

关于公众意见，我们的一个意见是我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公众意见征询。我们一直在全球电子邮件清单上征询公众意见。对于提案的每个版本，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提案整合小组的意见与我们相同，那就是要与号码社群提案相一致。换句话说，它还要与 ICG 提案一致。所以我不确定是否需要再进行一次公众意见征询。

我只想强调这一点。

我也想就 SLA 的内容发表意见，但我不知道是否推迟到下一次机会更好，还是我可以继续，奥斯卡？我可以继续吗？

好的。我也很乐意与大家分享，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提案整合小组的意见是最新版 SLA（第 4 版）与号码社群提案一致。

而且，这意味着它与 ICG 提案一致。这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共识，在每个 RIR 地区，我们作为全球号码资源社群、三个运营社群都经历了 ICG 提出的公众意见征询，所以我认为它很有分量。

基于此，我想确认可能导致与 ICG 提案不一致的任何更改应不予协商。

我注意到在 ICANN 和 RIR 之间的一些互动中，提议的一些更改可能导致与 ICG 提案不一致，这是一个担忧 — 从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提案整合小组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想确认我们都 — ICANN 和 RIR 都有相同的理解，即导致与 ICG 提案不一致的任何更改应不予协商。我们不想就此进行协商。

奥斯卡·罗伯斯：

谢谢谷泉。还有 ICANN 董事会成员或者 — 约翰？

约翰·柯伦：

考虑到提议的时间表或至少是建议的时间表，号码社群，当提到 ICG 提案，我们赶上了一年多前的最终期限 2015 年 1 月 15 日。我们了解，CWG 规定的域名社群问责制条款要求更改 ICANN 章程，那是我们启动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并经过刚刚讨论的流程的原因所在。

回想起来，或许域名社群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关于问责制我们需要的措施，我们在一年前就已经指出，是在 SLA 中，它们看起来并不像是 ICANN 董事会要完成的优先事项，但章程是。或许我们应该采取那个方法，而不是使用更典型的合同方法。

布鲁斯·托金： 如果我可以回答，除非史蒂夫想要我回答？

好的。

它确实有差不多相同的优先权，约翰。所以我们成立了董事会的一个子委员会来真正地确保签订该合同。我们有罗恩，还有至少三位其他董事会成员。罗恩或许可以谈谈合同签订的最新情况。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基本上，我们同时处理所有这些事。

我期望你们所提到的协议，协议的条款应在一周左右内完成，希望是这周。

我说的是实际上签订协议，而不是同意条款。签订协议可能在六月中旬 NTIA 发布其报告后进行，如果这个回答能有帮助的话。

约翰·柯伦： 为清楚起见，是在章程更改被通过并生效之后吗？

布鲁斯·托金： 是的，我想是这样。

约翰·柯伦:

若由于这些章程可能延迟签订 SLA（例如 IRP 反对董事会签订 SLA）导致问责制发生任何改变，则可能会出现混乱情况。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承诺的 SLA（有我们提议的先决条件、已经约定但在公布前不会生效）与签订 SLA 的区别在于已同意其条款，它已经是一种承诺的行为。

根据章程的确切措辞更改问责制条款后签订合同，我们知道我们在 CWG 提案中提出了什么。现在我们必须看一下章程起草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最后出现无法按时完成的情况那就不好了，因为我们做事的顺序错了。

布鲁斯·托金:

我同意，那样不好。我想我们会通力合作，尝试避免发生那种情况。

但我认为此时的方法是章程起草流程，我们给起草者的指示是它必须与 CWG 和 CCWG 报告相一致。而且，关于 RIR 协议，我们给员工的指示是它需要与 CRISP 提案保持一致。

我想我们的信息是那些是要求文件。这些协议和章程需要符合这些要求文件，我们试图确保我们有来自董事会和社群方面的工作组可以帮助进行审核。然后公众也可以进行审核。

阿克兰·阿特拉： 补充一下以回答约翰的问题，章程将被批准但在移交发生后才会生效。所以章程的所有更改在移交发生之前不会生效，希望这能回答您的 IRP 问题。谢谢！

保罗·威尔逊： 我是保罗·威尔逊。我想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 — 我希望我们无需继续强调 SLA 是我们的问责制系统。在总体的修订和批准中，它与 CCWG 报告一致 — 修订和改进 ICANN 的问责制。

所以我怀疑 — 在没有看到布鲁斯刚刚谈到的一系列具体步骤的情况下，要非常准确地讨论这个是有难度的。但我们能否将 SLA 的实施、批准和签署或执行看作与章程的更新步调一致，而不是可能具有一系列不同步步骤的某些平行活动？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可以将 SLA 视为与其余的问责制改进工作步调一致并在时间表上看到具体的安排，我想那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前进方向。

布鲁斯·托金： 是的。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项行动，我们将与员工一起实施。但是，我们将把具体的协议纳入该时间表，那就清楚了。“步调一致”或许是使用的最正确措辞。所以我们将纳入该时间表，显然它是问责制流程的一部分。

史蒂夫·克罗克： 我相信，约翰，会有一些突发事件导致出错。但我认为大多数事情实际上已经预期到，并且不会发生。但我的确要指出，画面不够清晰，沟通相当有限。

所以我从这次讨论中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从满足号码社群的角度对整个流程进行分析并保持警惕，这是为了并且我们应该确保以某种方式将它落实到位。我认为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很明显的事，如果有不满意的任何原因的话，那是因为已知的原因而不是未知的原因。

谢林·查拉比： 所以，我想我完全支持就使 SLA 编制和章程起草步调一致所表达的两点看法，而且也是对你们的一种保障措施，董事会将不会在经过整个公共评议期和考虑收到的意见之前接受或通过章程起草。

在公共评议期内，你们将能够看到章程起草是否与 SLA 以及我们将要采取的步骤步调一致。我认为该流程中有很多保障措施，可以确保不会发生改变前进方向的情况。

奥斯卡·罗伯斯： 谢谢！我认为史蒂夫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想从这次讨论中获取的信息。我们想正确地观察该时期以及与此相关的风险，因为如果一些 IRP 在 9 月 30 日之前提出申请以及 NTIA 合同到期，我们也有没有服务提供商的风险，因为 10 月 1 日我

们不会再提供服务。那是另一个运营风险，不仅仅是关于移交，而且也关于运营部分。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想要讨论与移交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

有请艾伦，然后是谷泉。

艾伦·巴雷特：

大家好。谢谢。我是艾伦·巴雷特。

关于 SLA 的时间我们谈论了很多，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我们获得了更好的理解。

我想略微谈谈 SLA 措辞或条款的约定流程。我们面临的其中一个困难是，我们似乎在不同的反复讨论中与 ICANN 方面的不同律师团队打交道。有时，对协议的一个版本发表意见或进行措辞更改的法律团队或许没有完全考虑先前的反复讨论。

我认为我们可以完成的其中一件事是确定 ICANN 方面的一个人来协商 SLA，此人拥有业务职责，我们可以就业务方面与之交谈并保持稳定联系，反过来，此人应拥有指示 ICANN 律师的职责。我们不知道现在那个人是谁。

罗恩·达席尔瓦：

我知道今天早些时候与阿克兰有一个会议。我想那时可以确定 ICANN 方面的那个人是谁。但同时 —

（断电。）

拉姆·莫罕 (Ram Mohan): ...正确确定存在哪些受众、工作组和问题类型。确定后，确保明确参与。这意味着 — 早先 ICANN 员工在许多方面带头确定和定义参与。补充一下，这一次也有明确的董事会参与。

目前我正在领导该工作，以帮助列出一个完整的合作类型列表。我们将与叶然以及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合作完成。所以不是董事会指示叶然去这儿去那儿。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重点不是叶然应该参加什么会议以及他应该搭乘哪个航班，因为集中于出席一个地点或下一个地点并误解在这样做时所花费的努力的预期影响是真正了解哪些事项对您所在的社群来说才是重要的，这通常很容易。

总之，我们清楚地了解并真正地希望与你们合作，听取你们的意见并与你们、与叶然密切合作，不仅仅是出席会议，而且要深入了解对你们来说重要的问题。

奥斯卡·罗伯斯:

谢谢，拉姆。如果我们能够再多谈一点这方面的话，我将十分感激，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意见。我明白，这不是关于差旅，而且社群对此也有相关的理解。我认为，那样可以更好地理解性质是什么，进行哪些日常讨论和有哪些政策，以及 RIR 的运营方面。所以不要只是局限在流程上，也要考虑一些 RIR 会议的出席者。我的意思是，他没有必要出席每一个会议，但请考虑那方面以及该流程的固定部分。

拉姆·莫罕：
我们为什么不处理此事。

叶然·玛比 (Göran Marby)：我也来发表一下意见合适吗，因为我是叶然？

[笑声]

奥斯卡·罗伯斯：
是的。抱歉。

叶然·玛比：
首先，叫我叶然很好，而不是首席执行官。这对我来说更自然。在这一方面，我们与董事会一起讨论了很多。而且在董事会需要我以及我需要你们之前，因为这是我真正想要确定我要做什么的其中一个方面。

昨天我在我的发言中说过，我认为我的角色是执行你们的政策，那是我到目前为止做出了唯一陈述。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陈述，因为它实际上来自董事会，并通过我做出。（听不清）能够完成这个（听不清）— 在工作说明中我需要了解你们的需求（听不清）。我们还没有制定细节，但相信我，我将花时间与你们一起制定，我有几个问题，我将尝试尽可能快地（听不清）。但那是我介绍的优先事项。— 那是在我们合作时必须讨论的事项。但那是（听不清）的全部意图。希望这样回答能让你满意。

奥斯卡·罗伯斯： 非常好。谢谢！好的。还有其他人要对这一点发表意见吗？好吧。所以大家觉得我们可以进入下一项了。

（关掉麦克风）。

奥斯卡·罗伯斯： 谢谢！

（关掉麦克风）。

奥斯卡·罗伯斯： 好的。我想那实际上有助于你们真正了解该需求。那只是开始，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听不清）。谢谢！

（关掉麦克风）。

奥斯卡·罗伯斯： 您会的。

叶然·玛比： 我不认为那是批评。我认为你在帮助我在未来做出改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决不会认为那是批评。我会认为那是改进的一种方式（听不清）。

奥斯卡·罗伯斯： 谢谢！您会的。好的。我们议程上的下一个主题，你们发来了一个问题，ICANN 董事会也关注任命到董事会的 ASO 代表的问题。你们想进一步解释你们的问题吗？我不知道 ICANN 董事会的哪位成员想谈论这个。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谢谢。我们是否发了这个问题？我不记得了。

奥斯卡·罗伯斯： 这就是你们发送的问题。

克里斯·狄思潘： ASO 要考虑董事会的哪些空缺或其他考虑事项？我想那是你们发给我们的问题。

是的。

克里斯·狄思潘： 是的。好的，不错。如果可以的话，我将回答这个问题。大家早上好。我是克里斯·狄思潘。

我想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质上不是 — 不是支持组织或 ALAC 填补董事会空缺的角色。而是支持组织和 ALAC 任命他们想要推选到董事会的人员的角色。提名委员会有不同的角色。提名委员会听取我们的意见，说我们可能需要填补该空缺等。提名委员

会也负责在支持组织和 ALAC 实际上完成任命后平衡董事会的代表。所以是提名委员会扮演那个角色。

除了拥有公司经验的人在董事会上代表 ASO 显然是很有帮助的（从如果董事会中有人拥有公司经验这个意义上说）这一事实外，那不是一项要求，那只是一件首要的事，那完全是你们的事。你们可以决定想要推选到董事会的任何人。这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奥斯卡·罗伯斯： 对我来说已经回答了，但我不确定是否有其他人想要补充或进一步说明。没有？保罗？

克里斯·狄思潘： 是的，保罗。

保罗·威尔逊： 我先前 — 在准备这次会议时了解到一个来自 ICANN 的问题，关于 ASO 做什么或 ASO 如何对 ICANN 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克里斯·狄思潘： 是的，那是 ICANN 的多样性。我不认为那是特意提出的有关在任命董事会成员时处理多样性的问题。

保罗·威尔逊： 好的，谢谢。

克里斯·狄思潘： 如果你们决定那是你们的首要事项，那完全是你们的事情。对吗？谢谢。

奥斯卡·罗伯斯： 我想是的。好的。好的。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

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我希望更具体地谈一下克里斯所说的内容。当他说公司经验时，我想他也指公司治理经验。

奥斯卡·罗伯斯： 是的。对。谢谢你，里纳利亚。好吧，我们的议程上还有其他事项，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够发送 PowerPoint。可以吗？

好的。

奥斯卡·罗伯斯： 是的。太好了。我们的议程上还有最后一个主题，即 ASO 政策更新。大家知道，我们没有全球政策，但有区域政策。那么我就当作是你们提出的了？很好。努拉尼将向我们介绍最新情况，他代表 ASO 地址理事会。

努拉尼·宁普诺：

谢谢！大家早上好。抱歉我的声音有点沙哑。谢谢！此时我的身份并不是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整合 IANA 管理权移交提案小组成员，而是代表 ASO 地址理事会。我将快速介绍一下目前正在制定的不同政策提案，我也将简短介绍一下 ICANN 董事会选举。

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政策制定 — 在 RIR 地区 — 是以区域为基础进行的，所以 ASO 地址理事会没有制定政策。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在每个 RIR 社群中以区域为基础制定的。它们也在每个 RIR 社群中适用。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文本。但它提供了此刻我们正在讨论的提案的快速概览 — 快照。

目前，有 25 项提案在多个国家的五个 RIR 中讨论。每个 RIR 有不同的政策制定流程，但其实它意味着讨论由社群中的任何人提出并在社群中讨论，然后经过批准流程。所有五个 RIR 地区目前有 12 项提案正在讨论中。其中两项在最近一次电话会议中讨论。七项获得批准，这意味着它们基本上已被核准并即将执行。

只要看一下所讨论的提案类型就知道大多数都适用于 IPv4、IPv6 和 ASN，这一点也不让人吃惊。所以那基本上意味着讨论涉及规模、进行的服务器分配、分配的具体标准等细节。也有关于如何在数据库中记录这些的讨论，还有九项提案讨论转让。可以是区域内的转让，但也有关于区域间转让的讨论。

讨论了多个提案来调整使用最后 /8 储备地址池的政策。这基本上基于从使用中获得的经验。正如我所说，很多提案讨论标准，减少转让的标准等等。提案说只有 AfriNIC 仍有 IPv4 空闲地址池，从他们只有来自最后 /8s 的空闲地址池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所有 RIR 最近也达到了 /15，一些连续，一些不连续，来自 IANA 回收池。这些地址池已重新分配到 RIR 地址池，以便进一步在其社群中分配。

这就是所有提案的总体情况。所有提案都已公开发布，可公开获得，您可以在多个 RIR 网站上查看。

全球共有五个社群，每年全球将举行大约 14 次会议，这些会议对所有人开放。您可以亲自和通过远程参与的方式出席。当然，我们长期邀请整个 ICANN 社群还有 ICANN 董事会参与。我们想邀请你们都参与，看看在所有这些会议上是如何进行政策制定的。对于没有出席过这些会议的人，我强烈敦促大家参与并了解。

还有最后一点最新消息。你们大家都知道，ASO 地址理事会的第 9 个董事职位由罗恩·达席尔瓦担任，我们目前正在填补第 10 个董事职位，取代吴国维，该流程正在进行中。非常简短的最新情况通报。对这一点有问题吗？

奥斯卡·罗伯斯：

很好。谢谢努拉尼。如果没有别的事。史蒂夫？

史蒂夫·克罗克： 下面让我再补充一点。有时，我们纠结于讨论什么可以促进 IPv6 的采纳。显然，关注 IPv4 地址的短缺或不足与 IPv6 的动态密切相关。从我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不一定由任何单独方负责，肯定不是由 ICANN 负责，但我们所有人都受到其影响。长期以来，我感到有点棘手的其中一件事是全面了解 IPv6 采纳流程的动态。它部分针对 ISP、部分针对企业，还有部分针对供应商。这是一个包括很多不确定部分的分散式问题。很明显，RIR 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任何单独的小组或部门可以做的事则存在限制。

你们对 IPv6 采纳流程的态度是什么？

奥斯卡·罗伯斯： 有人愿意回答史蒂夫的问题吗？约翰。

约翰·柯伦： 当然。每个 RIR 都有自己的方法。在 ARIN 区域，我们已经通知社群我们所在区域的 IPv4 空闲地址池即将用完。实际上，我们通知了很多年，之后在 2015 年 9 月用完了。我们鼓励所有客户获得 IPv6 地址段，并在 IPv6 上提供服务。

实际上我们在 ARIN 区域已获得相当大的成功，特别是在移动和宽带运营商中。该区域的统计数据显示，大约 25% 访问 Google 等双宿站点的最终用户都在 IPv6 上进行访问，相比一年半以前的 10% 和之前几年的 5% 有所增加。所以增长速度非

常快。移动运营商已经意识到，在没有不吸引人的堆栈层和图层的情况下，没有使 IPv4 保持运营的实际方法。

我们的所有服务都是 IPv4 和 IPv6 双宿的，这意味着在 ARIN 区域，我们鼓励客户使用 v6。偶尔，我们有客户指出他们不使用 IPv6，因为他们的 DNS 提供商不支持。那就致使我们来到董事会，我不知道，过去几年，询问 ICANN 对 IPv6 支持（不仅是在 IPv4 和 IPv6 上都可达到的 DNS 服务方面，而且还有同时支持 A 记录和 AAAA 记录的 DNS 服务方面）采取何种态度。

奥斯卡·罗伯斯：

我可以代表 LACNIC 回答这个问题。本周我们宣布 — 我指的是上周，我们公布了与拉丁美洲开发银行进行的一项为期十个月的研究，涉及十个国家/地区部署 IPv6 的成功案例。我们现在拥有专为该地区创建的具体指标相关信息，可以了解 IPv6 的采纳率以及阻碍适当部署的问题和事项。

那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一旦我们能够分析该信息，我们将准备开始提出策略以提高采纳率。

不管怎样，我们有几个国家如厄瓜多尔、秘鲁、巴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实际上在用户内容和一些其他指标的 IPv6 部署方面做得非常好。谷泉，您想说什么吗？

奥谷泉： 是的，我想以号码资源社群成员的身份发表意见，而不是以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提案整合小组成员身份。我想指出，我认为号码资源社群、运营社群对采纳 IPv6 的需要的认识水平非常高。但问题是这些社群以外（比如企业网络）的认识可能保持在国家水平。实际上，RIR 去年在做的其中一件事是他们非常积极地参与到 IGF 2016 年的最佳实践论坛中，这次论坛关于鼓励采纳 IPv6、真正可以鼓励采纳 IPv6 的环境。该论坛针对非技术人员、政府、私营部门，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囊括出席 ICANN 会议的一些公司。

史蒂夫·克罗克： 阿迪尔 (Adiel)。

阿迪尔·阿科普罗根

(Adiel Akplogan): 是的，非常感谢。我认为这个 IPv6 问题很重要，我想补充一下史蒂夫刚刚所提到的，在 ICANN 中，员工在表达 ICANN 对那方面的态度并提出我们可以做的事，特别是加强 RIR 实际上已经完成的事并在需要时纳入，因为我们认为那是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重要的问题。我们合作得越多，就能接触到更多人 — 接触到 ICANN 这个封闭圈外部的一群人。

奥斯卡·罗伯斯： 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应该结束了。

史蒂夫，您想做下最后发言吗？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

奥斯卡·罗伯斯： 谢谢！感谢大家抽出时间，让我们有机会进行这次对话。

史蒂夫·克罗克： 所以实际上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想尽量简洁。但要谢谢大家。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我们都希望这样做。我想我们实际上已经深入讨论了至少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将做出一些调整并继续取得一些进展。所以这是一次非常有用的会议。

奥斯卡·罗伯斯： 很好。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

[鼓掌]

[会议记录结束]